

新竹市壹同寺的歷史沿革 與女眾佛學院教育的發展

黃運喜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兼任教授

摘 要

壹同寺位於新竹市東區明湖路，原址在青草湖灣仔內，即現在山門左前方的一片荒林中，前身為壹同堂，建於清光緒18年（AD.1892），為新竹望族鄭如蘭夫人（鄭陳潤）所創的一幢簡單私人齋堂，日大正4年（民國4年，AD.1915）交由出身新竹望族，曾任通草會社的董事長的覺明優婆夷（俗名陳林進治）經營，此後由覺明優婆夷擔任住持，一直到昭和10年（民國24年，AD.1935）才由孫女玄深法師接任。

壹同堂原為齋教的齋堂，屬齋教龍華派壹是堂系。之後覺明優婆夷皈依法雲寺開山覺力禪師，遂將壹同堂改稱「壹同禪堂」，與覺力禪師的法雲寺法派結緣，壹同堂才由齋教的形式轉為佛教寺院。覺明優婆夷苦心孤詣的經營壹同寺，其孫女玄深法師則克紹箕裘，發輝中流砥柱的精神，將壹同寺經營得茁壯發

展，成為臺灣佛學教育重鎮。民國79年玄深法師圓寂，如琳法師繼任住持，以「師志己志，師心己心」的方式，繼續將玄深法師的理念傳承下去。

壹同寺從覺明優婆夷開始就建立「寺院講學」的傳統，當時玄深法師曾經創辦一屆三年的「新竹女眾佛學院」，到如琳法師擔任住持時，延續玄深法師未竟之理念，於民國91年創辦「壹同女眾佛學院」至今。

關鍵詞：壹同寺、覺明優婆夷、玄深法師、如琳法師、新竹女眾佛學院

The History of *Yi Tung* Temple in *Hsinchu* and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Women-Only Buddhist College

Yun-hsi Huang
Wen Zhou Buddhist College

Abstract

Yi Tung Temple, situated on *Minghu* Road in East District of *Hsinchu*, was originally built in *Qingcao* Lake, *Wanzi*; it is, inside what is now the desolate forest on the front left of the current gate. *Yi Tung* Temple was formerly *Yi Tung Tang*, built in 1892 (the 18th year of *Guangxu* Emperor's reign of *Qing* dynasty), established as a simple private Buddhist study by the wife (*Cheng Chen-Jun*) of a *Hsinchu* gentry, *Cheng Ju-Lan*. In 1915 (the 4th year of *Taisho*, Japanese Emperor's reign), *Yi Tung Tang* was handed over to another *Hsinchu* gentry, *Jueming Upāsikā* (her worldly name being *Chenlin Jinzhi*), who was once the president of the *Tongcao* (meaning "Rice Paper Plant") Company and has since become the abbot managing the temple until

1935 (the 10th year of the *Showa*, Japanese Emperor's reign) when she handed it over to her granddaughter, Master *Xunshen*.

Yi Tung Tang was originally a place of study for *Zhajibiao* as part of *Longhua* Sect. Later on when *Jueming Upāsikā* went to study under Master *Jueli*, the founding abbot of *Fa Yun Temple*, *Yi Tung Tang* was thus renamed as “*Yi Tung Ch'an Ta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ect under Master *Jueli's Fa Yun Temple*. Then, *Yi Tung Tang*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format of *Zajibiao* to a Buddhist temple. *Jueming Upāsikā* studiously managed *Yi Tung Temple* and her granddaughter, Master *Xunshen*, took over the management with equal earnestness and diligence. She adhered to the spirits of managing the temple to be the pillar of its time, and so she did so zealously and the temple was thrived, developing into Taiwan's stronghold for Buddhist education. In 1990, when Master *Xunshen* passed away, Master *Rulin* succeeded her as the next abbot who carried on with Master *Xunshen's* vision in the ethos of “Master's mission and dedication be my guiding compass.”

Right from the days of *Jueming Upāsikā*, *Yi Tung Temple* has established the tradition of “Lectures in the Temple”. Master *Xunshen*, during her time in *Yi Tung Temple*, once started the “Women-Only Buddhist College” in *Hsinchu* that ran courses for 3 years per tenure. Master *Rulin* as the temple abbot continued with Master *Xunshen's* ideals and founded the “*Yi Tung Women-Only Buddhist College*” in 2002, which has been in operation to this day.

Keywords: *Yi Tung Temple*, *Jueming Upāsikā*, Master *Xunshen*, Master *Rulin*, Women-Only Buddhist College in *Hsinchu*

一、觀音坪上之菩提道場

台灣有兩處寺廟密集的靈山聖地，一處是新竹市郊區古奇峰和青草湖一帶，尤其是在高峰路、明湖路、寶山路、高翠路的兩側，矗立著數十家佛寺與廟宇。另一處是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杏林巷，在短短的一百多公尺的道路兩側，分布著二十餘家的寺院和廟宇。這二者相同之處是位於風景優美的地區，不同之處在於新竹市郊區古奇峰和青草湖一帶大多是大型的寺廟，信眾可以隨意的參訪禮拜，幽雅路杏林巷大多是清修道場，且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發展受限，只能維持現況使用。¹

明湖路是溝通新竹市區與青草湖郊區的交通要道，在路途中段靠近俗名「牛屎崎」（現更名「御史崎」）旁的山丘，其名為「觀音坪」，有三座佛教寺院毗鄰而建，是名副其實的靈山寶地，這三座寺院分別是「壹同寺」、「福嚴精舍」、「智觀寺」。在台灣佛學教育史上，「壹同寺」與「福嚴精舍」均有很好的歷史發展與特色。

或許是巧合，「壹同寺」與「福嚴精舍」一前一後，兩座寺院僅有一牆之隔，「壹同寺」是比丘尼寺院，「福嚴精舍」則為比丘道場，其佈局頗符合比丘尼須於有比丘處居止的戒律。

¹ 筆者於民國95年擔任新竹市文化「新竹市東區文化景觀普查」委託計畫主持人，又於民國103年擔任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局「陽明山國家公園宗教設施輔導合法化之探討」委託計畫協同主持人，曾訪問新竹市古奇峰和青草湖一帶及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杏林巷的所有寺廟。

二、從壹同堂發展為壹同寺

壹同寺位於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1號，前身為壹同堂，原址在青草湖灣仔內，即現在山門左前方的一片荒林中，目前已無路可通。在日治時代，地址為新竹州青草湖379番號。

壹同堂初建於清光緒18年（AD.1892），為新竹望族鄭如蘭夫人（鄭陳潤）所創的一幢簡單私人齋堂，日治大正4年（民國4年，AD.1915）交由出身新竹望族，曾任通草會社的董事長的覺明優婆夷（俗名陳林進治）經營，此後由覺明優婆夷擔任住持，一直到昭和10年（民國24年，AD.1935）才由孫女玄深法師接任住持，張如學接任副住持。²

壹同堂原為齋教的齋堂，屬齋教龍華派壹是堂系。齋教混融佛道，信徒帶髮修行，雖非純正的佛教，卻是清朝至日治時期佛教的主要型式，在重男輕女的年代，齋堂提供許多女性修行之場地，讓她們能安身立命，是有其社會功能。

之後覺明優婆夷皈依法雲寺開山覺力禪師，遂將壹同堂改稱「壹同禪堂」，與覺力禪師的法雲寺法派結緣，壹同堂才由齋教的形式轉為佛教寺院。在覺明優婆夷皈依覺力禪師前後，壹同寺歷經約三十年左右的風霜，建築物已老舊，大正11年（民國11年，AD.1922）曾加以整建，整建後的壹同寺宛如新屋，大正15年（即昭和元年，民國15年，AD.1926）8月23日《台灣日日新報》記

² 玄深法師接任住持的時間，本文依據施德昌發行，《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新竹州壹同禪堂〉，（臺中：民德寫真館，1941年）。但《百年壹同 壹同寺百周年紀念刊》則作昭和5年（AD.1930），（新竹市：壹同寺，2015年），頁36。

者誤會壹同寺的創立時間：「新竹州青草湖壹同堂，自創迄今有四載矣。」

《台灣日日新報》記者雖然誤會壹同寺的創立時間，但在報導中，留下相當多的資訊：「內居尼眾有十餘人。該堂住持林正（進之誤）治，者回特發起講經法會，聘請大湖法雲寺教授余達精、曾真常二名，到該堂內，宣講《華嚴原人論》，及《佛學概論》，訂來二十七日至九月初九日二週間。聽講者應備之書籍及食費概由該堂負擔。有意參與者，亦無任歡迎云。」³從這則報導得知，當時的壹同寺對外名稱還是壹同堂，常住比丘尼有十餘人，是有一定的規模的寺院。覺明優婆夷重視常住與外界信徒的教育，所以舉辦講經法會，提供書本費和餐費，歡迎有意者共同學習。所禮聘的教師為大湖法雲寺的達精法師和真常法師，宣講內容為《華嚴原人論》，及《佛學概論》。覺明優婆夷這項作法，日後為第二任住持玄深法師所繼承，成為「寺廟學院化」觀念的源頭。

三、玄深法師：壹同寺的中流砥柱

覺明優婆夷苦心孤詣的經營壹同寺，其孫女玄深法師則克紹箕裘，發輝中流砥柱的精神，將壹同寺經營得茁壯發展，為臺灣佛學教育貢獻心力。

玄深法師，俗姓鄭，名綉梅，字義，大正2年（民國2年，AD.1913）11月9日出生於新竹市。幼年時便經常跟隨祖母覺明優婆夷出入齋堂，九歲時，就想出家，但是家人不許，平日行止

³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5年（即昭和元年，AD.1926）8月23日。

學習僧尼的模樣。十一歲時，便在佛前發願剃度，祖母見無法改變其心意，就讓她依止達精和尚，落髮出家，更於昭和10年（民國24年，AD.1935）接任壹同堂住持。⁴

根據王宣蘋在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尼僧》中統計，從大正14年（民國14年，AD.1925）台灣第一次舉辦女眾講習會以來，直到日治結束二十多年間，女眾能參與講習會的機會頂多五到六次，且每次講習會的名額只有二十多位。⁵台灣受日本統治時，對佛法的宣揚並不普遍，學習佛法大多前往日本。由於對佛法的好樂，玄深法師自覺所學不足，遂決心遠赴日本求學，就讀於京都「淨土宗尼眾學校」，⁶除了鑽研佛學之外，對於出家人所應有的威儀、生活管理、修行道風的養成亦有一番心得，而這些學習都有助於日後回國，對寺院的管理。

雖然在日治時期，有許多日僧在台灣擔任「佈教師」，但完全是對在台的日本人佈教，台灣人無法聽他們講經，他們也不會教台灣人修行的方法。如學法師（在壹同寺由玄深法師剃度出家）說：「日本的佈教師來台灣，對台灣沒有影響。他們高高在上，像是一個警察，只有管束而沒有感化。」亦即日本的佈教師對於台灣的寺廟基本上只是一種行政的關係。故「我們去日本留學，並不是因為羨慕他們來此地的和尚有什麼了不起才去的，主要還是為了求學問，因為除日本之外就無處可去了，

⁴ 如琳法師恭述，〈^上玄^下深上人行狀〉，壹同女眾佛學院編輯，《壹心同道》試刊號（2003年6月），頁3。

⁵ 王宣蘋，《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尼僧》（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頁26。

⁶ 王宣蘋2013，頁44。

所以才會去日本讀書」。但是在日本國內的情況又不同，留學生到那裡能和一般日本國民一樣，受到很真切的指導。「日本佛教對台灣如果有影響，是透過留學生帶回來的影響。」⁷

玄深法師在日本，除努力學習佛法外，也向當地會說國語（漢語文）的老師學習，此一契機造就法師回國後，擔任一些大陸來台法師弘法的翻譯，從而與許多學問僧有良好互動關係，進而促成壹同寺興辦佛學院，創辦台灣第一所女眾佛學院。⁸

玄深法師在日本學成後，曾被邀請至一所尼寺當住持。隨著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結束在台灣的統治，面對時代的變局，以及百廢待興的壹同寺，法師毅然回到台灣熟悉的家園，貢獻所學，致力於寺院建設及寺眾佛學教育。

在寺院硬體建築方面，壹同寺原本的建築是由一座簡單草寮仔，中間雖然曾整建，因時間久遠，屋況不佳而不得不修葺。接著又在民國42年，為了寺眾閱藏之需，另建藏經樓及客廳，以期寺眾在佛學領域中有所增上、辦道。⁹

從民國38年政府施行三七五減租開始，後經四十年的公地放領，到42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許多寺院的土地銳減，以致經濟困難。玄深法師本來私產很多，但因為政策變動，在這次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田地被放領；而這些私產本來是其父親與祖母留給她做為修行本錢的（早期出家，自己要有資產；不像現

⁷ 溫金柯，〈惜情念恩語佛教—訪法光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如學法師〉，原發表於《法光雜誌》第4期，1990年1月10日。檢索日期http://www.hkshp.org/scholar/WenJin_Ke/m3-08.htm2017.08.27。

⁸ 如琳法師，〈袈裟裡的風範—恩師上玄下深上人〉，如釋法師彙編，《善友漫談佛家事》（台中市：慈光學苑，2011年），頁43。

⁹ 如琳法師2011，頁47。

在，常住可以照顧到經濟方面的問題)。為求寺院經濟不致於匱乏，於民國40年時，在觀音山選購壹同寺現址所在約四甲餘的土地，並對師弟玄源法師說：「玄源，我們以後沒米吃，要到山上去蓋一座寶塔，往後才有生活來源。」¹⁰ 這座寶塔就是矗立在寺院後方三座塔中間的那座「福藏寶塔」。

「福藏寶塔」從民國44年開始動工，然而當時物資條件相當缺乏、民生困苦，再加上寺中開辦的佛學院尚要供應一切物資所需，在蠟燭兩頭燒的情況下，玄深法師拖著患有氣喘病的身體，南北奔波，說法、勸募，所幸寺眾知曉共體時艱，不以為苦，全心為常住奉獻，幫忙募款蓋寺、起塔，至民國46年，才完成艱鉅的建塔工程。此寶塔高七層，為放置亡者骨灰；自第一層起由下往上分為「極樂園」、「涅槃城」、「吉祥山」、「光明藏」，最上兩層並未命名。¹¹

「福藏寶塔」落成，本來可以讓玄深法師喘一口氣，不必奔波募款，以營建工程，未料民國48年台灣發生災情慘重的「八七水災」，使得緊鄰山坡建築的壹同寺舊址，不堪雨水沖刷而損毀，不得不另行覓地重建。在幾經考量後，在民國49年後，擇地於「福藏寶塔」前，啟建大殿建築，即是目前「壹同寺」大殿所在位置前半部分，現在大殿佛龕內的釋迦牟尼佛，及左右脅侍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都是在當時塑造的。大殿完成後，又相繼完成琉璃寶殿，前後歷經十年之久，其中艱辛不為人知。民國63年，因為寺眾之需，又增建大殿左右的僧房。民國77年，為了八關齋戒的戒子過堂用齋、上課的場所，及春

¹⁰ 如琳法師口述，編輯小組整理，〈師公回憶錄（一）〉，《壹心同道》創刊號（2004年6月），頁5。

¹¹ 如琳法師2011，頁49。

秋二季法會信士用齋場所，決定擴建五觀堂。五觀堂更是日後佛學院學生舉辦各種活動的主要場地。

在寺眾佛學教育方面，「寺廟學院化」一直是壹同寺的教育方針，從覺明優婆夷開始，寺方就經常舉辦講經法會。另外，法雲寺派重視僧眾教育，在民國五十年代時期，法雲寺派已有信眾三萬多人，和一百二十間相關寺院，創辦六所佛學院：妙果法師創辦的中壢台灣佛學院、無上法師創辦的新竹靈隱佛學院、慈航法師創辦的汐止靜修佛學院、玄深法師創辦的新竹壹同寺女子佛學院、妙果法師創辦的苗栗法雲寺女子佛學院、圓明法師創辦的中壢元化院。¹²「寺廟學院化」是古代佛教的傳統，法雲寺派所創辦的六所佛學院，則是直接繼承近代佛教教育體制。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佛學院是湖南長沙開福寺的僧學堂，為因應廟產興學時，被政府提撥寺產，¹³住持笠雲法師接受日僧水野梅曉的建議而創辦，以後逐漸被各地寺院仿效，也可以說，中國近代的佛學院制度設計，是間接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治時期，法雲寺派最少有十二位比丘尼留學日本，在佛教所舉辦的學校中就讀，對於日本佛學教育的精神知之甚詳，故回國後能積極投入僧教育中。

玄深法師在民國36年回到台灣，面對戰後民生凋弊，政權更迭的環境，官方語言從日語轉換成國語（華語），不久又遭遇到大陸山河變色，政府播遷來台，許多僧侶從大陸來到台灣，

¹² 釋道成，《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1999年），頁89。

¹³ 《東方雜誌·教育》第一卷第三期：「欽章創設湖南僧學堂於湘春門外開福寺內，延日僧水野梅曉等充當教習。」（光緒30年（AD.1904）3月），頁71-72。

以及政府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運動等變化。玄深法師以其所學及毅力，將許多阻力化為助力，將壹同寺營建成台灣佛學教育的重鎮之一。

玄深法師重視佛學教育，曾經禮請眾多法師為寺眾授課，如慧三法師就曾在壹同寺，教導寺眾佛學課程，達六年之久。此外，玄深法師對信眾也常宣講佛法意涵，使之能於佛法大海中得利益，在寺內則親自講授《佛說阿彌陀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地藏菩薩本願經》、《慈悲三昧水懺》、《金剛科儀》、《梁皇寶懺》等一般寺院較熟悉的經典及懺本。¹⁴ 希望透過大家熟悉的經文講解，能夠確立寺眾的正知正見，此即「寺院學院化」的具體表現。

民國38年，許多法師隨著政府從大陸來到台灣，輾轉到達新竹，其中有太虛大師的弟子大醒法師，他到台灣後不久，就向政府申請成立一所培育僧才的佛學機構「台灣佛教講習會」，吸引大批青年學僧，如星雲、了中、印海法師等數十位青年法師前來聽課。可惜在開辦半年後，因大醒法師往生而告停。¹⁵

「台灣佛教講習會」停辦後，隨即由台灣省佛教會承接主辦，於民國40年春發函各縣市佛教會招收學僧，又專程從香港禮聘演培法師來台主持教務。此次重新開辦講習會，就讀的學僧主要則以台灣的青年學僧為主。由於演培法師堅持主張男、女二眾一定要分班，所以尼部就分置於中壢圓光寺；而男眾部設置於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學僧有晴虛、聖印等數十位法師。

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於民國43年畢業，因經濟問

¹⁴ 如琳法師2011，頁50-51。

¹⁵ 如琳法師2011，頁57。

題，在民國46年才重新招生第二屆，男眾部繼續由靈隱寺提供場所，易名為「靈隱佛學院」，由續明法師擔任教務主任；女眾開辦地點則改在壹同寺（舊寺），名為「新竹女眾佛學院」，教授佛學課程的老師，都是禮請福嚴精舍的法師支援。¹⁶

「新竹女眾佛學院」是台灣佛教首次正式開辦的女眾佛學院。院長為印順導師，副院長為演培法師，教務主任為妙峰法師，玄深法師則擔任訓導主任一職，參與學生之生活管理，輔導教化學生。可惜後來由於經濟問題，所以只辦一屆三年後就停辦了，培育學員達四十多人。¹⁷

佛教講「諸法無我」，緣起緣滅，一切都是因緣和合。雖然玄深法師本身對「寺廟學院化」已有深刻體驗，又在日本觀察佛教興學的精神，但促成法師毅然興辦「新竹女眾佛學院」的動力卻是印順導師與演培法師，因為印順導師觀察到民國四十年代的寺院，大都由女眾住持，她們勤勞節儉，將道場整理得清淨莊嚴，一生歲月全奉獻在佛教。導師看出這股力量，認為寺院的運作，弘揚佛法功能更不可缺少，為了培養此能力，得從教育著手。演培法師則是正式向玄深法師提議辦理女眾佛學院者，雖然當時的經濟不寬裕，但玄深法師仍毅然投入，無怨無悔的培育僧才。

玄深法師基於敬重正法的傳播者，只要是弘法的法師，在能力所及範圍內，都會竭力護持，如飲食的供養、護持講習會、弘法的翻譯工作、興辦佛學院等。在玄深法師所護持的法師中，影響台灣佛教發展最大者，首推印順長老，民國42年，

¹⁶ 如琳法師2011，頁54。

¹⁷ 如琳法師2011，頁54。

印順長老從香港到台灣來，有一天到壹同寺掛單，這是玄深法師與印順導師結緣的開端。後來印順法師選定壹同寺後面的山坡地，創建了福嚴精舍。由於印順導師忙於講學，福嚴精舍的設計圖出來之後，建築的工事大多由玄深法師幫忙，這是一段台灣佛教史上的佳話。

除了協助福嚴精舍的興建，與供養青年學僧，玄深法師也利用在日本所學的國語，幫大陸來台的法師做翻譯工作，讓這些學養俱佳的法師，不會因語言隔閡，而使失去聽聞佛法的機會，她先後為慈航菩薩、印順導師、演培長老、星雲長老、慧三長老等諸大長老做過翻譯，獲得眾長老的讚賞。¹⁸

中國佛教的特質在菩薩道的弘傳，菩薩道是以「上求佛道，下度眾生」為職責。玄深法師除了積極在建設與弘法工作外，也重視法會共修的功德與力量。共修的意義在於大眾能透過共修的力量，和合同聲，摒除雜念，淨化心靈，同時透過共修後法師的開示，煩惱得以蠲除。另外，也使寺院能正常運作，法師們能安心辦道，達到內修外弘的功能。

基於自利利他的想法，壹同寺在玄深法師的規劃下，有了一些常態性的法會：除每月農曆初一、十五的共修法會，每星期六晚上舉辦《地藏經》共修外。還有每月一次為期兩天一夜的八關齋戒，以及一年兩次的春秋二季法會。

玄深法師數十年來，一直護持佛教，弘法度眾，常雪中送炭，協助有需要的人，以致法體日漸衰弱，最後於民國79年農曆5月11日圓滿示寂，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九。¹⁹ 雖然說生老

¹⁸ 如琳法師2011，頁57。

¹⁹ 如琳法師2011，頁60。

病死是有情眾生必經的歷程，其往生仍帶給弟子們極大的震撼。雖然「哲人日已遠」，但慶幸的是，壹同寺在其弟子如琳法師的領導下，以師志為己志，壹同寺仍然在茁狀成長中。

玄深法師對於佛教界的貢獻有目共睹，曾於民國42年獲選為臺灣省佛教會理事。在地方佛教支會方面，於民國40年2月至42年4月間，擔任新竹縣佛教支會第二屆常務理事，復於民國42年4月至72年8月間，擔任第三屆至第八屆理事。民國72年8月1日，新竹市升格為省轄市，另組新竹市佛教支會，玄深法師於民國72年8月至78年7月擔任第一、二屆理事。分別在各級佛教（支）會推動慈善教化、講經弘法等事業。

四、如琳法師：師志己志，克紹箕裘

如琳法師俗名姚玉雀，生於昭和13年（民國27年，AD.1938），俗家經營金箔生意。民國52年禮玄深法師出家，隔年三月於基隆十方大覺寺受三壇大戒，民國57年畢業於福嚴佛學院，為女眾第一屆畢業生。民國63年，因感世俗學歷之不足，遂進入新竹市光復中學高中部夜補校就讀，民國66年畢業。²⁰

玄深法師曾在民國46年左右，於新竹市中心開辦幼稚園。但在開辦幾年後，卻因人手不足與缺少管理而關閉。如琳法師為圓滿玄深法師照顧幼童的願力，也不忍見附近孩童缺乏足夠的活動空間，遂於民國66年8月創辦「壹同幼稚園」自任園長。當時如琳法師雖已參加台北的暑期幼教訓練班，曾受過一年幼教訓練，已具幼教教師資格，但為取得合法園長資格，如琳法

²⁰ 釋清度，〈壹同寺〉，《風城法音》第三期（2002年12月），頁24。

師復考取台北師專幼教科，在每年的暑假期間，每天通車至台北上課。如此辛勤耕耘數年，終於取得師專畢業證書。「壹同幼稚園」自開辦以來，獲得許多家長的信任，將家中幼兒送來就讀。這項啟蒙、栽培民族幼苗的工作，一做就是十幾二十年，法師始終無怨無悔，樂在其中。當年這些孩子在長大事業有成之後，也不忘當時的啟蒙之恩，而前來致謝。其中亦不乏受佛教感動而出家修行，或在家學佛者。後來由於壹同寺建設不斷，法務繁忙，才不得不結束經營多年的幼教事業。²¹

「壹同幼稚園」結束後，如琳法師主動提出將原先的房舍及土地，於民國90年，無條件借給福嚴佛學院使用三十年。因此福嚴趁此難得因緣，決定將其作為向外推廣弘揚佛法的基地。福嚴推廣教育班自民國90年4月成立後，師資來源都是來自於福嚴佛學院。為此，推廣班的成立不單只是落實導師弘揚佛法、利濟有情的理念，亦提供了研究所的學僧向外學習弘法的機會。如琳法師大公無私的精神，與其師玄深法師對於法師的尊重與護持，前後呼應，為佛門樹立良好的榜樣。

如琳法師在出家之後，即全力輔佐恩師玄深法師，為恩師分攤許多重責大任，而如琳法師亦具極佳的修行根器，尤其對於法器、唱念的學習更具天賦，出家不久即可挑擔大樑，在誦經為主要修行之餘，甚至戴上毘盧帽主法繁複的焰口儀軌。

民國79年玄深法師圓寂，如琳法師繼任壹同寺住持，其念茲在茲者惟以師志為己志，故所做的一切建設、教育，都是延續玄深法師未竟之志，也是為了眾生得到更好的佛法滋潤。

壹同寺極具特色的八關齋戒，是為了眾生道業增進，雖然

²¹ 釋清度，〈壹同寺〉，頁28。

玄深法師早有意舉辦，但苦於場地因素而無法進行。直到民國77年底，五觀堂擴建完成，廚房重新建設完畢，人事也妥當安排，諸緣具足後，於民國78年3月18日第一次舉辦八關齋戒，禮請真華長老為得戒和尚。一切過程如法如律，希望信眾能在受戒、守戒、護戒中，慧命得以增長。民國78年8月的八關齋戒，玄深法師代理有事不克前來主持的真華長老，雖然身體違和，仍然走上主法位置，此次的主法是玄深法師為壹同寺八關齋戒唯一一次的主法。玄深法師圓寂後，如琳法師謹遵師父教誨，無論參加人數多寡，都必須如期舉辦，故每月一次的八關齋戒，除民國92年因受SARS影響停辦一次外，均能如期舉行。²²

在建設方面，如琳法師擔任住持後，於民國81年2月將琉璃寶殿改建成現貌。民國82年5月大殿擴建，更換天花板，並向前延伸至廣場，而與琉璃寶殿接壤，中間僅留一條通道；擴建後的新大殿，是以木質素材為主，信眾在此禮佛誦經或參加法會，不會因通風不良或環境悶熱而感不適。民國83年，在福藏寶塔兩側，各增建一座三層塔，使之成為三塔並立的今貌。同年4月，大寮住眾之齋堂及信眾之寮房動工，年底完成。民國87年年初，為迎接緬甸帕奧禪師來台舉辦的第一屆禪修營，為方便禪修期間，禪修者個別向禪師請益修行方法，遂興建「小參房」與禪師禪房。同年年底，於後山興建一座地上三層，地下一層的建築「大悲院」，內含佛堂、圖書館、辦公室、客室、廚房、中庭花園及住眾寮房（衛浴設備一應俱全）等。這是如琳法師體恤長年辛勞的住眾，能於平時有安靜、較不受外界干擾的修行空間所做的設計。

²² 如琳法師2011，頁59。

如琳法師畢業於福嚴佛學院女眾第一屆，與其師玄深法師一樣，相當重視僧伽教育。由於福嚴佛學院女眾只辦到第六屆，到了第七屆，又由女眾轉換為男眾。如琳法師認為眾生是平等的，看到男眾有這麼好的學習環境，假如女眾也有的話，那就是平等了。於是去請教一些長老，長老們都說壹同寺的地緣是天下找不到的。為延續福嚴女眾教育理念，也恢復民國四十年代「新竹女眾佛學院」辦學精神，如琳法師決定辦理女眾佛學院。為辦好佛學院，一定要給學生一個完整的環境，不能有所參雜。於是，就把原有的舊房子一直去改變，改變到現在學院所使用的環境；雖然不是很大，不是很寬闊，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圖書館、教室、寢室、齋堂、大寮、活動的地方、淨房等一應俱全。²³

「壹同女眾佛學院」於民國91年正式成立，學生來自海內外，課程包括三藏典籍、梵巴語文、英日文、教史教制，古文書法、太極拳等。教師以福嚴佛學院的法師為主，亦禮請外界一些學養俱優的師資。對於學生，除在課業上嚴管勤教外，也重視僧格人格的養成，以身教、言教、境教陶冶，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成長，畢業後回到原來的常住，常住師長看到學生的成長與進步，亦讚嘆有加。

民國85年，在因緣和合的情況下，如琳法師至加拿大買下當地一所教堂，成為「加拿大壹同寺」，至此開始海外分燈，隨緣度生事業。或許是為其修行功德所感，不少外國人也皈依了佛門，參加當地的共修活動，加拿大壹同寺現由如琳法師的徒弟二人負責管理。此外，民國72年農曆3月12日，如琳法師

²³ 壹同女眾佛學院編輯，《壹心同道》試刊號（2003年6月），頁7。

遵師命接管竹東大覺寺。晉山典禮當天由星雲法師送位，民國87年，由於內外眾逐漸增多，法務繁忙，遂將大覺寺轉贈佛光山。²⁴

畢業於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的清度法師，因在學期間參加帕奧禪師禪修營，有機會親近如琳法師。清度法師在民國91年12月《風城法音》季刊撰寫〈壹同寺〉一文，寫下對如琳法師的入微觀察：「平日好樂修行的她，以誦經為主要修行法門。自年輕時出家至今，從不埋怨工作的繁重；而總以無怨無悔的心默默奉獻，從不使師長為難。至於領眾方面，自有其一套哲學，當逆緣來時，以善意對待，則自然削減之。若待之以惡，則更增惡緣。或許因此，她能將其師留下來的寺院，整理得井然有序、日益光華，其雖不擅外交，卻是位持家高手；從她身上我們看到傳統婦女的堅韌與美德。」²⁵ 清度法師的觀察，其實也是親近過如琳法師的四眾弟子信徒，大家共同的心聲。

五、結論

壹同寺是新竹市的百年寺院，大家長期認為覺明優婆夷（陳林進治）只是創建者，玄深法師為第一任住持，如琳法師為第二任住持，但從大正15年（即昭和元年，AD.1926）8月23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得知，覺明優婆夷就是壹同寺的首任住持，同時也建立寺院講學的制度，此後第二任住持玄深法師、現任住持如琳法師都延續此一傳統，同時還擴大為佛學院教育。

²⁴ 《百年壹同 壹同寺百週年紀念刊》，頁39。

²⁵ 釋清度，〈壹同寺〉，頁25。

壹同寺歷經覺明優婆夷、玄深法師、如琳法師的經營，其間從隸屬齋教龍華派的齋堂，轉型到大湖法雲寺派下的佛寺，無論在寺院講學、女眾佛學院、幼兒教育、弘法利生、慈善事業方面，都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壹同寺在齋堂的時期，名為「壹同堂」，雖非正統佛教寺院，但在重男輕女的年代，齋堂提供許多女性修行之場地，讓她們能安身立命，是有其社會功能。到了玄深法師克紹箕裘，擔任壹同寺的住持，發輝中流砥柱的精神，將壹同寺經營得茁狀發展，成臺灣佛學教育重鎮。民國79年玄深法師圓寂，如琳法師繼任住持，以「師志己志，師心己心」的方式，於民國91年，重新恢復女眾佛學院，將玄深法師的理念繼續傳承下去。

（收稿日期：民國106年9月2日；結審日期：民國106年10月2日）

參考文獻

1.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元年（AD.1926）8月23日。
2. 《百年壹同 壹同寺百週年紀念刊》，新竹市：壹同寺，2015。
3. 女眾佛學院同學會編，《新竹女眾佛學院畢業特刊》，新竹市：新竹女眾佛學院，1960。
4. 王宣蘋，《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尼僧》，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5. 如釋法師主編，《善友漫談佛家事》，台中市：慈光學苑，2011。
6. 施德昌發行，《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臺中：民德寫真館，1941。
7. 禪慧法師編纂，《覺力禪師年譜》，台北市：三慧講堂，2012年3版。
8. 釋道成，《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1999。
9. 壹同女眾佛學院編輯，《壹心同道》試刊號，2003年6月。
10. 壹同女眾佛學院編輯，《壹心同道》創刊號，2004年6月。
11. 釋清度，〈壹同寺〉，《風城法音》第三期，2002年12月。
12. 《東方雜誌·教育》第一卷第三期，光緒30年（AD.1904）3月。
13. 溫金柯，〈惜情念恩語佛教一訪法光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如學法師〉，原發表於《法光雜誌》第4期，1990年1月10日。
檢 索 日 期 <http://www.hkshp.org/scholar/WenJinKe/m3-08.htm>
2017.08.27。

